

体悟“行动生命”与“沉思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周宁《人间草木》读札

丁 帆

我的案头放着两本正在阅读的书籍，一本是《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美】马克·里拉著，邓晓菁、王笑红译，新星出版社 2010 年版）这是一部描述诸多学术大师难逃柏拉图“叙拉古的诱惑”悲剧命运的好书，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科耶夫、福柯、德里达，在这一长串群星闪耀的大师的光环阴影下，我们看到的只是知识分子僭主政治的悲哀，我们找不到精神逃路的最后答案。然而，我们却在周宁的学术随笔《人间草木》中似乎可以找到令人惊悚的辩证回答。

《人间草木》并非记叙或抒情一类的散文，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赋比兴式的规范文体，它是一种新兴的文体，我之所以说其新，就是因为它与一般的学术随笔有着很大的不同——作者是将自己枯燥而理性的专业研究化为灵动鲜活的解析和激情喷射的情感释放，它比学术论文的阅读增添了无穷的快感，同时，又给信马由缰式的随笔套上了思想与理性的笼头，从而使其绽放出了异样的文体风采。

无疑，这是一本专业性很强的读书札记，就比较文学学科而言，它完全可以用一种宏大叙事来构建一个东西方文化视角的命题，但是作者却偏偏选择了一个很微观的切口，用“人间草木”来探寻与塑造他笔下的伟大人物，使他们回到“人间草木”的本真生命状态之中去。只有你研究的对象被赋予新的生命的时候，你的思想灵魂才能与其对象共生共舞，迸发出研究的真正活力和不同凡响的意义。反之，倘若作者也只是像一般的传记文学作家那样很生动地去描写一个个思想家的生平生活，那也只能给予我们一种直觉的审美阅读饕足，而不能将一个学者深邃的思想融入一个个伟大的灵魂之中，谛听到作者与那一个个伟大灵魂的生命激情对话。

我最激赏的章节就是“天堂的风暴——列夫·托尔斯泰与马克斯·韦伯”。如果说本章前五个小节是在诸多的比较上，写出了两者灵魂深处的差异性，更具有文学描写的激情的话，那么，在第六节里，作者的理性升华就呈现出了非凡的思想睿智，“这就是我的立场”！这既是传主的，又是作者的立场，它带着思想者的哲思，最终走进了哲学的殿堂。

“政治与学术的职业伦理的问题”应该是现代知识分子面临社会的一个最难解决的二难命题。我在前文中所提到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这本书里，这也是那诸多伟大思想家面临的难题，然而，作者却给出了最最无奈的人生答案——说他们是陷入了柏拉图式的“叙拉古的诱惑”，用“君从叙拉古来？”的典故就轻轻抹去了知识分子面临抉择时的对与错的界限，似乎一切最终的选择都是无意义的。而周宁却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人，如果命运安排把你的手放在历史的舵盘上，你应该具备什么素质？首先应该具有激情，凡是不能让你投入热情去做的事，都不值得去做，做了也做不好。首先出现的激情，也最容易许多人做得到。更重要的是责任感。充满激情地投入政治生活，要有责任感。你必须对世界与自己的行为负责，政治生活的伦理向度，是韦伯关心的核心问题。有激情没有责任感的政治家，最终不是疯子就是暴徒。激情、责任感，还要具备冷静的、恰如其分的判断力。一个没有判断力的人，可能朝相反的方向跑得更快。那样，激情与责任感都成了罪恶”。这是作者从韦伯那里得出的结论，但是又有作者的基本价值判断，所以，他在比较托尔斯泰和马克斯·韦伯时做出精辟的判断：“在托尔斯泰与韦伯的身上，沉思的生命与行动的生命之间的关系，总是那么紧张。在韦伯眼里，为信仰寻找苦难的托尔斯泰，是个痴迷和虚伪的疯子；在托尔斯泰眼里，为战争奔波的韦伯是个浅薄或功利的疯子他们不能理解对方他们是否能够理解自己？托尔斯泰临终出走，实现自己生命的最后浪漫；韦伯

没有那么幸运，他阴郁反省的心灵将祛除一切浪漫与空幻。韦伯的质疑是批判的也是内省的。他想直面在世间所有荣誉与炫耀之下，人内心的那种致命的‘虚弱’。”

怎样评价这两个同样伟大的灵魂的，其实周宁的最终的答案已经是非常清楚了：“没有神圣的世界里，做个凡人，或入世为政，或出世问学，都已经没有那种宏阔的场面与宏大的意义了。托尔斯泰是过去世界的最后一位圣徒或英雄他的身影像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勇敢、浪漫，但有些荒诞；韦伯则是新世界第一位先知，像站在一旁观望的桑丘，他看到事实真相，清醒、客观，但也灰暗无聊。堂吉诃德经历了许多失败与痛苦，最后返乡路上，头脑突然灵清了，流下悔恨的泪水；此时桑丘却疯了，无限怀恋堂吉诃德那个浪漫丰富的世界，平庸冷漠让人难以忍受。他希望主人能够好起来，在另一个盛夏的早晨，野花盛开，他们再次上路。韦伯深深体验到那种绝望，‘我们的前面都不是夏日来临，而是冰冷难熬的极地寒夜。’”从这个意义上去看韦伯，我以为作者周宁对于“行动的生命”和“沉思的生命”的辩证解析就有了思想与情感的依据，同时，也就对于自身出世入世、为政问学的“行动的生命”和“沉思的生命”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放眼望去，黄昏山谷一片冰冷。清醒的代价比浪漫更沉重。韦伯在孤独思想中消磨自己最后的岁月。对于一位生活在思想中的人，理解他的思想就是理解他的生活。”是的，真正的学问家，不仅仅只是面对浩如烟海的资料进行逻辑的梳理，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在资料堆里提炼出有核心理念来，提升自己的思想，活跃自己的思维，从而形成新思想、新理论元素产生的动能。这样的学问才是真学问。我想周宁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有意思的是，马克·里拉在写《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时，在序言的开头就引用了卢梭的一句话：“为了着手研究一个人的心，我倒要看看他的个人生活。”同样是写伟大人物的心灵传记，我以为周宁恰恰是：为了着手研究一个人的个人生活，我倒要看看他的心。这样的写法不完全是为了增强文本的文学性与可读性，更重要的是试图打开人物的心灵，激活他们丰富的心灵世界，与之进行灵魂的对话！